

宋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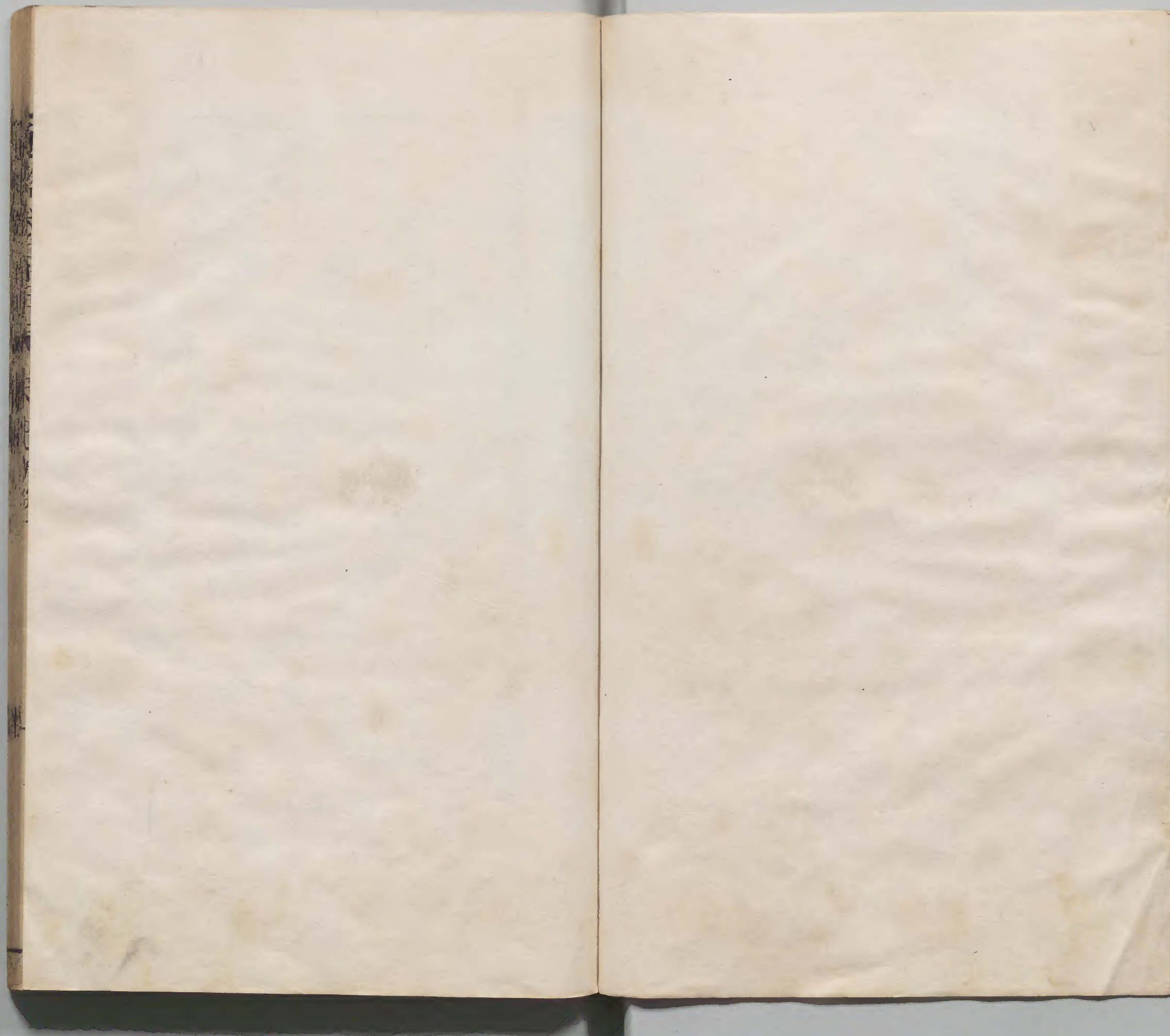
宋紀

自一百二十一
至一百二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66)		
函號	別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淺草文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一 起乙丑至丙寅凡二年

度宗一

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日食 蒙古以河

南北荒田分給蒙古軍耕種 二月丁未以姚希得

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庚申置籍中書

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 壬戌以王爚僉

書樞密院事 蒙古并六部為四吏禮為一部兵刑

上爚 江萬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度宗一

爲一部戶工仍各爲一部 三月甲申攢理宗于永
穆陵 夏四月戊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
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
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弃官還越而密令
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
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
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
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
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
是人皆駭異 五月乙巳追命史彌遠爲公忠翊運

定策元勳 閏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

密院事馬廷鸞僉書院事 六月己酉名理宗禦製

之閣曰顯文置學士等官 秋七月丁酉初命迪功

郎鄧道爲韶州相江書院山長主祀周惇頤 八月

蒙古將阿朮帥兵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

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孟興逆戰死之詔勝等各官

其一子 蒙古以安童爲中書右丞相伯顏爲左丞

相安童木華黎四世孫時年二十一 九月壬子命

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賢者能者各上其名

錄用 庚申吏部侍郎李常上七事曰崇廉耻嚴鄉

范勝高興
孟興張林
死戰

蒙古安童

李常

舉擇守令黜貪污讞疑獄任儒帥修役法 冬十月
蒙古主以安童幼未更事召許衡于懷孟楊誠于益
都俾議中書省事衡至陳時務四事曰自古立國皆
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
分更未見其可也管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
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
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
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
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
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
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
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
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
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
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
十一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是亦積之驗
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
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
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
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

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爲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管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

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

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爲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管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

儒者體驗之言

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為。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為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管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眾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眾。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管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為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

快心事快
心口皆緣
不畏天人
束

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
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
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
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
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
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
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
險易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
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
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管包
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
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
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
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旣也人君惟
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
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
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
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
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
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入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輕如廝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

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姁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

熒然

理然也。然考之往古，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

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時小則有水旱

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懇愛民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

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復熟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郡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

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止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令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蒙古主。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

重賈語

論典諷中
出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草故其言多祕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 十一月
辛丑以留夢炎僉書樞密院事 以趙景緯權中書
舍人景緯上言損得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欲
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
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飢者每服一
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
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
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
剛健德性日以克實豈不盛哉 十二月蒙古賜伯
顏宋子貞楊誠銀各千兩鈔各六十錠

二年

元三年春正月以季可爲監察御史時賈似道

朝廷始尊

當國忌臺諫言事悉川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
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
而已 是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
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
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
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
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
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
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

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蒙古立制國用使司遣朶端
趙壁撫諭四川將吏 二月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
立侍御坐前 蒙古以廉希憲宋子貞為中書平章
政事張文謙復為中書左丞史天澤為樞密副使宋
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為之一變蒙古
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
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
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
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悔用子貞之晚 三
月乙巳詔郡守太速兩年為任方別授官 夏四月壬午

范元岳

姚希得罷 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壽之
道在修德後世怵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修德之目
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儉皆致壽之原上嘉納之

包恢

五月甲寅以王爚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
事包恢僉書院事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奸吏
治蠱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
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六月壬午以
衢州飢命守令勸分諸藩邸發廩助之 秋七月壬

李伯玉

寅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才貴乎善養不貴速成請
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稚良心詔自咸淳三年為

蒙古張德輝

始罷之。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爲儒教。大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旣即位。以爲河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八月。蒙古遣使日本。賜書曰。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場。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又詔高麗導去使至其國。冬十一月乙卯。趙葵卒。葵字南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少從南康李燾爲有用。

之學與兄范俱有志事功以武功歷官右丞相兼樞
密使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蓋武臣之傑出者也
蒙古宋子貞致仕尋卒子貞潞州長子人以文學爲
時所重 十二月丁丑申嚴戢貪之令 蒙古郝經
居真州館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
別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二

起丁卯至巳巳凡三年

度宗二

咸淳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春正月壬辰以王爚知樞密院事

葉夢鼎參知政事常挺僉書樞密院事 癸卯立全

氏爲皇后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語見

前簡 戊申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

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又升顯孫師于十哲追封

通鑑卷之三十三 宋紀
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衡多病蒙古主聽五日一至
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至是始聽其歸
蒙古勅修曲阜宣聖廟 二月乙丑賈似道上疏乞
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
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
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
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
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
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克位而已似道雖
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
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
美職圖爲帥闔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
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
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
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
軍籍錄其家 蒙古詔陝西行省招諭宋人又詔四
川等處官吏軍民有能率衆北降者優加賞擢 三
月壬辰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恐元
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蒙古安童言今丞相五

陳蒙

人素無此例臣等議擬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勿令員數過多又詔宜用老成人如姚樞等同議省事時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制宮縣樂成賜名大成樂夏四月蒙古新築宮城遣使祀岳瀆五月丁丑朔日食戊申詔曰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劾蒙古勅上都重建孔子廟六月壬戌以馬光祖參知政事已卯王燾罷秋七月蒙古詔新附貧民從人借貸困不能償者官爲償之仍給牛具種實及糧食八月庚申與星犯天罇

乙丑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王辛未以葉夢鼎爲

似道母

右丞相兼樞密使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愬求遺澤夢鼎以爲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以留夢炎爲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安南國王陳光昞遣使貢于蒙古蒙古詔諭安南國俾其君長進朝子

弟入質編民出軍役納賦稅置達魯花赤統治之
冬十月庚申復開州 甲戌大雷電趙景緯上疏曰
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
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戰
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竒袤而
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
間惑於禴禳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杖拭之旨已
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多疑則陽縱而
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
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
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廢公法毋
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
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 蒙古制
國用使司請量節經用從之定品官子孫廕叙格
十一月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
蒙古宣慰劉整言于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
襄陽襄陽吾故物由弃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強藩若
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
路兵命阿木與整經略襄陽阿木駐馬廂頭山顧漢
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

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夢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十二月丙辰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赦謫居興國軍謝枋得放歸田里 是歲京師糴貴勒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達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買似道怒出達知台州未至怖死 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

東南苦運米

陸達

李鏞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度宗二 五

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
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
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
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
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
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
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
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
事之人皆得爲侵漁之道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
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
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
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
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
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
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於
宋亡遺患猶不息云

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春正月乙巳留夢炎罷知潭州庚戌詔

曰邇年近臣無謂引去以爲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
徃徃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臣嘗勇去以
爲衆望相踵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

君臣之情也。然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亦取此乎？朕於諸賢，允謂無負。其弗高尚，使人疑於負朕。閏月庚午，賜夏貴金帶。二月戊子，太陰犯天關。己丑，太陰犯井。三月，蒙古禁民間兵器。夏四月庚寅，乾會節，帝御紫宸殿，受賀。謝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賈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上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且以先帝手澤，每繫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爲己功，殊失大臣體。宜鑄一秩，於是盧鉞等相繼論列。方叔昨蜀廣敗事，誤國殄民，今又違制擅進，削一秩，罰輕。詔削四秩，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罷宰臣恩數。仍追寶奎錄，并繫跋。真本來上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己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丙申，右正言黃鏞言：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爲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報。五月壬申，賜進士六百六十四人，得陳文龍狀元及第。六月辛巳，詔罷浙西諸州公田莊官募民自耕，輸租減什三。母私相易田，違制以盜賣官田論。秋七月，蒙古立御史。

陳文龍

臺詔諭之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有未當極言無隱
 九月蒙古劉整與阿木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
 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
 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
 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冬十
 月戊寅朔日食參知政事常挺罷 蒙古勅從臣錄
 毛詩論語孟子 十一月辛未以文武官在選困於
 部吏隆寒旅瑣可閔詔吏部長貳郎日日從銓注小
 有未備特與放行違者有刑自是隆寒盛暑申嚴戒
 飭 常挺卒挺字方叔福州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
 事以通濟著聲 壬申行義役法 十二月辛卯以
 夏貴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黃州 包恢罷 程元
 鳳卒元鳳字申甫徽州人元鳳之在政府也一仕者
 求遷元鳳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元鳳
 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元鳳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
 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元鳳所不
 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
 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帝聞
 計震悼贈少師 蒙古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
 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蒙古主即以和禮霍孫為之

程元鳳

蒙古和禮
霍孫

蒙古復召許衡

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丁未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

庭芝政事

使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

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

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

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

實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飢民德之如父母 癸亥葉

夢鼎去官

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扼於賈似道不

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

不拜 以馬廷鸞參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

事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

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

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

山庖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阿合馬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

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

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內

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

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

然後事可集邪阿合馬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

張世傑

阮思聰

夏世賢

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號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三月乙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 巳未詔浙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圍敗績世傑柔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戊辰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于邊闡升辟稍越拘攣賈似道頗疑異已黥堂吏以泄其憤 巳巳以馬光祖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高郵縣夏世賢七世義居詔署其門 五月巳酉馬光祖罷提舉洞霄宮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朮于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

通

至虎尾洲為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眾范文
 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為阿朮所敗文虎以
 輕舟遁 八月戊寅詔郡縣收民田租其文毋巧計取贏
 毋厚直折納轉運司中嚴按劾 高麗廢其主植而
 立安慶公涓涓植弟也為權臣林衍所廢立 冬十
 月蒙古主命趙壁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且
 詔止誅林衍餘無所問 十二月癸酉呂文德卒文
 德以許蒙古置權塲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
 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至是卒賈似道以
 其婿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禁兵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元通卷第一百二十三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三

起庚午至壬申凡三年

度宗三

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制

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

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

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

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

似道撓庭芝兵權

曆

陳宗禮

一警百官牧民

賈公田擾民不知所

元徐世隆尚文

今有讚聖賢者而受什戒意者未嘗受孔子之戒

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庚戌起復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 辛酉班成大
 曆 丙寅以陳宗禮僉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僉書
 院事時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
 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
 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
 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
 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江萬里
 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
 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
 徐世隆定朝儀詔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
 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于今
 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之 蒙
 古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
 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閣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
 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
 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
 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
 西域人匿贊馬丁為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

誤

蒙古用阿合馬

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阿合馬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為富國試以行事時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訕之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懷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為平章政事詔凡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為言蒙古主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蒙古主從之阿合馬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 二月蒙古以歲飢罷修築宮城役夫 三月庚子朔日食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 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

蒙古崔斌
申屠致遠

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
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
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
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合
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
辭免蒙古主不許 蒙古崔斌守東平聘申屠致遠
爲學官致遠壽張人初與李謙孟祺等齊名蒙古主
南征駐兵小濮乞定力台薦爲經略司知事軍中機
務多所謀畫師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至
是斌聘爲學官 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
說書直學士院尋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
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
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
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
罷之 五月辛丑以吳革爲沿江制置宣撫使 六
月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
子宜肄其文 秋七月復開州更鑄印給之 八月
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
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
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

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
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
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
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
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
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
求之已狗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
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
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
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
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
日急無敢言者 九月庚戌以黃萬石爲沿海制置
使 壬子台州大水 冬十月丁丑詔范文虎總中
外諸軍救襄樊 閏月己酉安吉州水免公田租四
萬四千八十石 十一月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
租五萬一千石 乙未陳宗禮罷尋卒宗禮字立之
家貧力學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院事以
賢達見稱所著有經史管見人物論 十二月己亥
蒙古張弘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
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

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弘範軍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援不繼

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收國號曰元

春正月乙丑詔戒貪吏二

月淮浙江西皆飢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蒙

古復立王植爲高麗王趙壁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屬未幾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

爲王竄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三月癸

官倉穀米賑和州無爲鎮巢安慶建德平江吉州諸

處夏四月甲寅禮部侍郎陳宜中乞補外以顯文

閣待制出爲福建安撫使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

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

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

良臣出重慶北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

橋獲將卒戰艦甚衆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

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木夾江東西爲陣

蒙古王梓
耶律有尚

姚燧

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
 軍逆戰不利奔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
 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巳亥詔以陸九淵孫溥補上
 州文學 蒙古許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
 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
 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
 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
 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
 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
 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
 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
 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
 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
 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
 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
 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秋七月丁丑湖南轉
 運司訪求張栻後人義倫以聞詔補將仕郎 壬午
 四川制置使朱禩孫言夏五以來江水凡三汎溢自
 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圯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
 害為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 八月壬辰朔

朱禩孫

日食 九月己丑子熋生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

敝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勅有司有

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月癸丑從政郎朱

鑒孫進羣經要略 十一月蒙古從太保劉秉忠請

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

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

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

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

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

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

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

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

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

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

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于庶品孰

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千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

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乎

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十二

月辛亥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

宋鑒孫
蒙古始號
元

陳仲微

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先是陳仲微爲江西提點刑獄忤買似道罷去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道怒又諷言者論罷其官久之叙復

八年

元至元

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

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貸臣庶之家咸宜體悉工匠犯者如景祐制必從重典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爲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媮薄人懷一切計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他吏胥狎玩竊弄官政吾民奚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辛亥子昂生。元罷尚書省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二月癸巳謝方叔卒贈少師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

趙子寅

士歷官左丞相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
 好丹劑壽其君鄙孰甚焉 前知台州趙子寅歿無
 所歸特贈直秘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畝養其孤
 遺以旌廉吏 元改中都為大都 三月元賑濟南
 路飢 夏四月元賑大都路飢 五月己巳李庭芝
 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
 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
 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泅水而
 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
 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
 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
 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闢知襄陽西北一水曰
 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
 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
 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
 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
 俾為都統號貴曰倭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
 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
 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
 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

得地

得將

張順死節

三士

下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鰓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木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燭，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

張貴死節

似道殺皮龍榮

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于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昇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元勅修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毋取諸民六月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劫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少有志略精于春秋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參知政事性伉直故不為似道所容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丁酉以章鑑同僉書樞密院事提舉經武要略以錢千萬命京湖制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府積貯乙巳以家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司事辛亥臺臣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等虛名尚在占愆常役為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場病民詔俱罷之秋七月元詔自今凡詔令以蒙

章鑑

家鉉翁

古字行 八月丙戌朔日食 辛丑詔家鉉翁赴闕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
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
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
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
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
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
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
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
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戊寅太陰犯御女

冬十月癸卯元初立會同館 十一月乙卯馬廷鸞
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
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
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
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
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
拜而出 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荆湖制置李庭芝
請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上從之遣承寧
僧齋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旣入元事
覺元主勅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

出處

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寔不知賞整使還軍中誅永寧僧及其黨友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十二月甲寅召葉夢鼎入相詔加少傅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岷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是月遣將咎萬壽攻成都元僉省嚴忠範出戰失利同知王世英等八人弃城遁元以罪在主將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四 起癸酉至甲戌凡二年

度宗四

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

范天順牛富死節

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劔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牙得西城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

襄出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大木江中鑱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荆湖都統富霍丘人。

王福死節

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

文煥不終

或守四年
或守五年
將帥非不
力其如朝
廷之用似
道何一切
不應手奸
邪頭面至
似道而大
變宋小人
奇幻日新
乃爾

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
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牙帥總管唆都等移
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
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
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
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
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
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
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
誓。文煥乃出降。先納完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
請已為先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牙遂偕文煥朝燕。
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
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
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
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三月劉整故
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藁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
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
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
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壬
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時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

張夢發

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鑲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元主立其子真金為太子真金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以為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

元中山王恂

元訓儲

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為皇太子元以申屠致遠為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元主遣太常卿孛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夏四月癸巳詔曰迺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蕩析離居盡傷朕心爾聞臣專征方面宜身率諸將

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
 申儆國人保固封守爾諸將尚迪果毅一乃心力各
 以其兵敵王所愾今朕多誥爾其悉聽明訓毋懈毋
 悞習于故常功多有厚賞爾不克用勸罰固不得私
 也又如中外小大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
 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一如端拱二年制書朕當虛
 心以聽 李庭芝乞解罷詔赴闕 以汪立信為京
 湖制置使趙潛為沿江制置使立信兼知江陵潛兼
 建康留守潛多獻寶玉于賈似道故有是命 元阿
 里海牙請呂文煥官職授文煥昭勇大將軍襄漢大
 都督賜其將校有差 元將相大臣皆以南伐為請
 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等問計公履等曰乘破竹之
 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元主然之 五月庚辰詔諸
 人上書請以丞相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
 元賞襄陽有功萬戶奧魯赤等銀鈔衣服有差 六
 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之虎怯
 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
 文龍言文廡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
 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
 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

徒單公履

奧魯赤

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與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闔。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祚天悔禍之道也。徃徃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惴憂

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闔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靡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燹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闔。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闔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元以劉整。阿里海牙。不相能。分軍為二。各統之。元使日本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閏月丙辰。朝散郎師顯。行進注。皇朝文鑑。元勅翰林院纂修國史。采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秋七月。元阿合馬等。屢毀漢法國學諸生廩食。或不繼。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

元王磐

元王恂耶律蘇郁白棟

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
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士衡弟子耶律有尚
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驥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先是蒙古兵入
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開慶受兵
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暮
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驥虎頂
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珏
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
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驥城築卒不
就 八月庚戌朔元所釋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
二十二人並赦之 九月辛巳以章鑑僉書樞密院
事陳宜中同僉書院事 冬十月元享于太廟 十
一月壬午子熹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 以李庭
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庭芝
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
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玉工
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 起文天
祥為湖南提刑天祥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
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

萬里所語
落落有概

天矜於民
于元一時
之權也

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元
大司農司言中書移文以畿內秋禾始收請禁農民
覆耕恐妨芻牧元主以農事係民生命詔勿禁是
歲元諸路大水蝗賑米凡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
石

元伯顏

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
喪詔以天子鹵薄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
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似道遂
還朝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事宗王旭烈
于西域嘗入奏事元主見之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

元兵入宋

與議國政至是自右丞進左相元阿里海牙言荆
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
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
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
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
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
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牙因言我師
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
書省僉軍十萬人二月甲寅太陰犯井宿巳酉
趙順孫罷為福建安撫使三月元以伯顏史天澤

並爲左丞相阿朮爲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爲右丞
夏四月乙卯子昂授左衛上將軍進封永國公 五
月壬寅張珏表請城馬驥廂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據
險要 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
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
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
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
經等奉書往聘益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
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
旣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
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
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
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
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癸未帝崩
子嘉國公熈即位太后臨朝帝自爲太子時以好內
聞旣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閣門謝恩主
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
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是長當立似
道主嫡乃立嘉國公熈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
詔號帝廟曰度宗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
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宗日蹙非有雄才睿略之主
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
手權奸衰敝寢甚亡國不干其身幸矣

甲申封兄昷爲吉王弟昺爲信王昷母楊淑妃昺母
俞修容 詔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丙戌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生日
爲天瑞節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
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
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
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
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
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都
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
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
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
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
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
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
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
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又拘聘使無

國事至此
已極費手
然此事尚
可做得何
事遂付之充

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啣壁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辛卯。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是月。元伯顏南攻。陞辭元主論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元以博羅權爲中書右丞。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自幼好學。於書無所不讀。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簪。是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尋無疾。端坐而逝。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謚文貞。元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元主從之。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

諭降已握
上策

元峻都督
招討阿刺
軍

董聲應

世傑有待

元李庭劉
國傑

整以博羅權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朮
 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權
 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
 一軍自分三道峻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
 討將一軍由老雅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刺罕
 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冬
 十月丁未饒州布衣董聲應進諸史纂約兵鑑刑鑑
 詔克史館編校文字乙卯令州縣行義田義役
 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
 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
 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
 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經鎖戰艦密植
 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棧設攻具元軍襲
 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
 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
 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
 口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
 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嚨不取恐為歸路患伯顏
 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
 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 度宗四

趙文義死

王虎臣
王大用

邊居誼

居誼并所
部死戰

陸秀夫

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廂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禽虎臣。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尸觀之。遂進兵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甲子。詔以明年為德祐元年。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僉書院事。冬十月壬戌。歲星犯壘壁陣。十一月庚辰。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求人知。每

好眼

可惜諸帥
皆有預備
竟為仙道
一人夢寐
以至於亡

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歛焉無一語。或時宴集
 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
 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也。丙戌以王燾章鑑為左
 右丞相兼樞密使。燾固辭不許。十二月癸丑元伯
 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
 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
 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
 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
 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
 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
 刺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
 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
 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
 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之。三
 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
 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
 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
 急遣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
 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
 遣阿里海牙進薄陽邏堡。貴率眾來援。阿木即以昏

程鵬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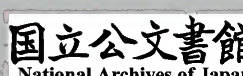
夏貴不終
王達劉成
死戰

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已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帥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時鄂州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滕艫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

禩孫不終

朱亡鄂州

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
 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撒守兵分
 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克軍餉命阿里海牙
 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眾與
 阿朮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
 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
 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
 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
 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
 關子一千萬貫克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 甲
 子起李芾為湖南提刑 乙丑以高達為湖北制置
 使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
 暇食有司覈其租稅收之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
 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爵伯顏曰
 汝既率眾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
 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
 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欵附奕又以書
 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p>高下幾以受取則其</p>	<p>其即事與之</p>	<p>其即事與之</p>	<p>其即事與之</p>	<p>其即事與之</p>	<p>其即事與之</p>	<p>其即事與之</p>	<p>其即事與之</p>	<p>其即事與之</p>	<p>其即事與之</p>	<p>其即事與之</p>	<p>其即事與之</p>
-----------------	--------------	--------------	--------------	--------------	--------------	--------------	--------------	--------------	--------------	--------------	--------------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